

R O O F & R O O T

屋脊与根

足迹 张安蒙 编著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纪实

在西方文明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之前，
中国原是一个和谐而安静的人文世界。
有高明的人生理想，
有深刻的生命情愫，
也有弥漫的尘世乐趣。
虽也有一治一乱的循环与反复扰攘的战争，
然而却感动不了中国人文世界内在的和谐性……

——汤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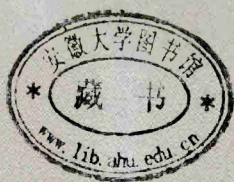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屋脊与根

足迹

张安蒙 编著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纪实



东南大学出版社·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屋脊与根·足迹：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纪实 /
张安蒙编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641-3384-9

I. ①屋… II. ①张… III. ①村落-保护-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9170号

屋脊与根·足迹：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纪实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700mm×1 000mm 1/16

印 张：22.25

字 数：367千字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3384-9

定 价：89.00元

*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于大者远者之中，求其小者近者，
于小者近者之外，求其大者远者，
则势与形胥得之矣……

張安蒙秘書長並轉呈

江澤慧主席：

欣悉中國景觀村落授牌頒證大會將
在北京召開。不勝之喜。感謝盛情邀請參加
大會。十分抱歉的是在此期間我在東埔
寨吳哥考察不能參加盛會。特此專函致謝
並致歉。

中國景觀村落與經典村落景觀是文化

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拓展，显示了
我们对遗产保护认识在深度、广度上有了进一步
的提高，具有创新的意义。我们已经把单纯保
护文物、古建筑、历史街区拓展到那些在历史发
展进程中人与自然共同构筑的景观空间。这对
于历史文化（包括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弘扬，对于保护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

村落是国家与社会的最基层单位，做村落的保护工作比单纯的文物古建筑保护工作困难较多，不仅要考虑文物古建筑本身的保护，还要考虑村落中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追求现代化生活的要求。因此，工作的重点首先是提高居民对保护意义的认识，以他们为主共同来进行保护与发展工作。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支持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的工作。

听说这次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县一级的领导，还有村一级的干部，他们都是最基本的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主要领导与执行者，十分可贵。这是我们国家遗产（包括文化与自然遗产）事业得到社会高度重视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火发展的重要标志。最近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景观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正是最基层的组成部分。

我衷心希望景观村落与经典村落景观
的评审活动能一届一届的持续办下去，希望有更
多的村落参选，希望有更广大的社会群众的参
与，希望有关主管部门的支持，希望有关新
闻媒体的大力宣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贡献一分力量。祝此次大会圆满成功。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羅哲文



神韻

趙孟頫

林氏亮

瑞午

古村落是个根

现存的古村落已不多了，只在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可能还有一些。古村落文化是建筑文化中不可多得的一朵奇葩。

古村落是个根，它的存在实是不易。我参观过东北一个古村落，它保留得十分完整，村民朴实而善良。我们在参观时看到一位大娘，见到外人还很怕羞，我给她照相，她不让我照，只让我的女学生给她照，看来她还十分注意影响。村子的建筑都是木构架，用木板作屋顶，没用一个钉子只有楔头，村子曲折通幽，真让我们开眼。

那年我们正在做“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设计，我们采用当地的木材构造成锥形木构架。中央安放一座仿制的古宅，以纪念古村落。这个馆已建成，很有地方特色。

古村落的保留保护是个建筑文化现象。

古村落是个根。



齐 康

2012年2月11日

序

古村落是农耕文明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相对于高楼林立的繁华城市，伴随着热潮涌动的城镇化运动，那些显得斑驳沧桑、承载历史记忆的古村落是偏僻的、寂静的，有些甚至渐渐隐去，永远消逝在后人的视野中。但这些深深根植于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古村落，是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缩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智慧的宝库。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历史记忆、灿烂的文化景观，使它们具有“史考”的实证价值、“史鉴”的研究价值、“史貌”的审美价值。

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生动实践。拨开历史尘封的厚土，我们发现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重要思想以及当下正在反复强调的“生态”、“环保”、“和谐”、“节约”、“循环利用”等理念，竟可以从那些优秀古村落所折射出的思想智慧和先辈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找到许多印记。古村落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城市更新、新农村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保护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需要政府的历史自觉，更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热情参与其中，用心灵解读岁月的痕迹，用脚印丈量历史的广博。张安蒙女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欣闻张安蒙老师的《屋脊与根·墨迹》要改编成《屋脊与根·足迹》，再度回顾古村落保护走过的20多个年头的足迹，并盛情邀我作序。十多年的合作，她的才干和她对古村落保护梦想的热情与执著深深地感染着我。翻阅书稿，不禁回想起我在首届中国景观村落授牌颁证大会暨2007年年会上的一次讲话。在那次会议上，我回顾了古村落的保护走到今天所经历的三个阶段，这也算是我所理解的

中国古村落保护的“足迹”吧。

第一个阶段我把它概括为“使命阶段”。早在1998年，一次机缘巧合，我开始了古村落保护的思考和研究。张安蒙老师更早一点，她在1989年就开始了。她本来是一个新闻人，后来开始关注、调查、研究中国的古村落问题。在她的感召和影响下，逐渐有一批有志者参与进来。

我本人当时在上海的一个中心区当副区长，主管城建。当时我还是上海城市经济学会的副会长。当张安蒙老师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很感兴趣。然后由上海城市经济学会出面，邀请来了全国城市经济学会的领导共同主持首届研讨会。记得那是1999年，罗哲文罗老、郑孝燮郑老等一批专家，汇集永嘉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虽然当时不过三十人左右，但我们把会议定为“中国古村落保护研讨会”。会上观看了张安蒙老师“屋脊与根工作室”拍摄的大型电视系列片，以电视传播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到中国有这么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沧桑、大浪淘沙沉淀下来的宝贝村落。会议期间，我们还考察了楠溪江古村落，大大激发了所有与会代表的历史责任感，也包括永嘉县政府和古村落的村民们的保护意识和热情。看到越来越多的古村落成为大会的主体成员，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和鼓舞。

第二个阶段我把它概括为“研究阶段”。首届研讨会以后，一批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开始从文物学、古建筑学逐步向哲学、历史、民俗、地理、生态与环境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进行多学科理论视角、多方位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浙江浦江召开的第二次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研讨会。记得当时已经不仅仅是城市经济学会了，国土资源部的国土经济学会也参与进来。二届的又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已经不满足于聚在一起进行研讨，并且在罗老的一再倡议下，决定建立一个有益于推动古村落保护事业的平台，即“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由此为古村落的保护搭建起一个更加广泛的平台。

二届之后的2003年，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了“美哉，古村落”展会。虽然由于资金问题，在一个展馆中只占了一百多平方米，但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受到了社会与媒体的高度关注。诸葛村、永嘉楠溪江古村落、湖南会同高椅村等成为这次展会的明星。这个阶段，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了这样一个命题：古村落的价值与保护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我概括为“实践阶段”。我们开始在国土经济学会这一大平台上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在婺源召开的第三届古村落保护研讨会为建立这样一个专门委员会创造了重要契机。第三届研讨会期间，如何处理好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成为讨论的一大热点。古村落保护与发展是一个二律悖反的命题。其实，保护与发展从来就是孪生兄弟，是一母同胞。这个问题同样在城市建设与旧城改造中存在着。面对现实，有很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突破。比如，资金问题。要保护，就要有一定投入，钱从哪里来？靠政府投入？政府公共财政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抑或是老百姓自己修缮保护？老百姓的经济实力也不够。比如，模式问题。保护和开发只有旅游开发这一条路吗？一个村落的容量是有限的，大量游客到来，在获得门票收益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环境、河道、生态的破坏以及村容村貌和民风民俗的异化。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些优秀的古村落在开发后不产生这些问题呢？这就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历史阶段，正确处理古村落所承载的民族文化的历史性与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在科学规划、政策引导下合理经营与发展的问題，也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又比如，主体问题。我们相信，保护古村落的自觉性，一定首先源于当地村民对古村落价值的认识，它是不是一个宝贝都不知道，谈保护不是一句空话吗？一定要充分发挥古村落村民的主体作用，让他们从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中得实惠。当然，这项事业也离不开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离不开民间组织、社会力量的积极呼吁和热情参与。再比如，可持续问题。古村落是当地村民世世代代生存繁衍的根基，不仅要考虑古村落建筑风貌本身的保护问题，还要考虑当地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考虑他们对现代化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村落里没有人住，就不叫村落了；房子里没有人住，是空巢，日子久了房子就会坍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实践中还有很多。我们欣喜地看到，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村落中的村民在这些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获得了一些有益经验。我们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在这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实地调研，虽然还不能说找到了出路，但是我们在实践、在研究。比如，我们开展了中国景观村落的评选，这不是简单地挂一块牌子，而是希望通过评选活动，让社会，让政府，让村民知道它的价值，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行动中来，从而尽可能多地抢救、保护一批优秀古村落。我相信，只要

我们是真诚的，是用心去探索，并努力在实践中加以完善，一定会实现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一定能够迎来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美好前景！

我在2007年的这次讲话，一晃五个年头过去了。这五年的时间里，“屋脊与根”的事业在一波又一波的起伏迂回中前行。当年提出的一些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探索中都取得新的进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但始终围绕着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发展”这样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命题。这是一项伴随着社会发展而需要不断探索的事业，这项事业永远需要更多的人去攀越和脚踏实地的行动。

《屋脊与根》曾经是张安蒙老师电视系列片的第一个名字，从“墨迹”到“足迹”，书中折射的不仅是张安蒙老师对古村落保护事业从热爱到实践的心灵足迹，更是社会各方面对古村落保护的认识提升、理论思考和探索实践的轨迹。

记得张安蒙老师当初为苦思冥想之后突然萌生的“屋脊与根”，非常激动。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最能涵盖古村落这样一个独特的村落群体所拥有的物质与文化的遗产价值，也很容易帮助人们导向对“建筑与文化”的思考。且屋脊，乃风骨之象征，寓意民族文化之脊梁；根，乃生生不息之本，寓意文化记忆之根基。面对后世子孙，如何“为屋脊添瓦，给文化滋根”，是当代人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命题。“屋脊与根”不仅对于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带来思考和启示，更延伸出需要不断“攀越”和“脚踏实地”的含义。

衷心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够为中国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这一厚重而又年轻的事业再添一块砖，再加一片瓦，再出一份力，让更多人来关心、思考、参与古村落的保护，努力留住古村落珍贵的文化记忆和历史遗产。

是为序。

卞小平

上海市长宁区区委书记
2012年4月12日

代序

她是个富有感染力的人。与她相伴的除了激情和梦想，还有使命和责任。

我与她相识是在贵州黔东南的苗寨。远远的，她双手合掌，面带微笑，向她敬重的每一个人作揖行礼——“谢谢！——谢谢！”。 “谢谢！”也许是她说得最多的两个字了。

她的话题永远是古村落。她跟我通电话时，不在古村落里，便一定是在去古村落的路上。上海弄堂长大的她怎么就偏偏迷上了古村落呢？当过知青，写过小说，做过电视编导，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她，忽然间却闪身隐入了古村落。是追求什么？还是逃避什么？这话不好问，也不便问。如果说是使命和责任使然的话，那也一定是她自己加给自己的。按说，这把年纪的人（共和国的同龄人），尤其是女人，不会紧着再做事情了，还折腾个啥？然而，她还是折腾了，如醉如痴地折腾，无怨无悔地折腾，而且事情越折腾越大了，大出了国界，大到联合国的人也瞪大眼睛了。

她叫张安蒙，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

这是一个民间组织，虽然没有气宇轩昂的楼宇总部，但却集聚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专家。名单中有罗哲文、阮仪三、楼庆西、柳忠勤、何嘉平、卫宏、周俭、谢冕……这都是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意味，也足以引领某种方向。随着首批“中国景观村落”评选名单的揭晓，张安蒙和她的组织把古村落由一般意义上的保护，提升到文化景观保护这样一个更新的高度。

“无品官做有品事。”——中国古建筑泰斗级人物罗哲文这样评价张安蒙。

2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安蒙走进了湖南岳阳张谷英大屋古村落。她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件还没有人来得及去做的事情，但是它正以惊人的速度，悄悄向历史的纵深逝去”。于是，她怀着真诚和激情创作了四集电视专题

片《岳阳楼外楼》（费孝通题写片名）。她用自己的方式，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并将其缝补缀合，在这个过程中，她触摸到了岁月的余温，老屋的脉搏，她看到了自己的来处，也看到了自己的归宿。从此她和古村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几年的时间里，她又相继推出了《沉重的使命》、《美哉，古村落》、《中国景观村落》等电视专题片。她决心赶在时间的前面，拽住古村落渐行渐远的脚步和老旧温润的时光。

在中国，为保护古建筑而请命的人有许许多多，而喊声最猛烈，最不知疲倦的人南北各有其一。北有冯骥才，南有张安蒙。如果说冯骥才是为挽救城市里的老房子而奔走的话，那么张安蒙就是为偏远乡间古村落的命运而呼号了。

因为张安蒙的出现，中国古村落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她躲开喧嚣，绕道而行。她背着背囊，穿着运动鞋，手持摄像机，拍老屋、拍古巷、拍白墙黑瓦。当然，也拍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和走在上面牧归的老牛。在古朴的民风民情深处，她寻觅久远的文化之根。针对古村落当下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她通过“古村落网站”发出的呼吁和警示，已经引起高层的注意。她说，我们已经失去很多，我们不能再等失去后重又叹悔了。

古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史和古建筑文化的宝库，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智慧的结晶，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家庭起源和繁衍发展的重要实证。千百年来，古村落默默无语地向我们呈现了古代文明的精华和涵养。别林斯基说：“艺术的目的在于唤醒本来沉睡着的情绪、愿望和情欲，使它们活跃起来，把心填满。”古村落不是什么艺术门类，但是，张安蒙告诉我，走进古村落，足以把人的心填满——这里是“把心放下”的家园。

她有一颗慈悲的心。在湖南通道侗寨，我曾亲眼看到她，双手合掌，向一棵巨大的千年古樟作揖行礼。古树往往是古村落的标志或者符号。岁月可以使我们忘掉许多事情，但村口的古树却永远生长在我们的记忆中。张安蒙对于古村落的关注和探究不仅仅是建筑——那些吊脚楼，那些灰砖青瓦的老房子，实际上她更关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它固有的传统和文化。

保护古村落并不意味着就在保护落后。张安蒙说，我们要尊重历史，更要尊重古村落里的人。古村落里的人一样有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权利。我们不能